

雨水是天空的镜子

孙道荣

雨水落到地面，成了天空的镜子。

雨水在落下来之前，是云。天空是大地的镜子，云是镜子上的水雾。你用纸巾擦一擦镜子上的水雾，镜子就又明亮了。云东一朵，西一朵，来来回回地飞，天空这面镜子，就被擦得蔚蓝蓝的。云铺满天空时，天空这面镜子就变得乌蒙蒙、暗压压的了，天空干脆就让一部分云落下来，成为雨。雨水落到地面，反过来成为天空的镜子。

大地本来就是天空的镜子。只是这面镜子上，有山川，有沟壑，有平原，还有树木和高楼，凹凸不平。天空以为雨水可以将大地抹平一些，它可能会有点失望，它下了再多的雨，也不能将大地完全抹平。但它派来的雨水，将大地这面镜子，到处都擦得水灵灵的，亮亮的，所有的植物都绿油油的，花呢，因此五颜六色，这让天空每一次下完一场雨后，再照一照大地这面镜子，都心情大好。

天空照见了什么呢？

刚落下来的雨水，很快就都被大地吸收了。大地总是干渴的样子。每一块土疙瘩，都张着嘴巴，等待着雨水。土疙瘩的怀里，揣着种子呢，可能是一棵树的种子，也可能是一朵花的种子；也许是一粒去年落下的花生，也许是一粒鸟衔来的野草籽……管它是什么种子呢，土疙瘩都愿意像老母鸡一样，将它孵化出来。雨水帮了它的忙。

第一批雨水，让大地的颜色变暗，那些吸了水的土疙瘩，色彩反而变得深沉，混凝土路面、柏油路面也是这样。天空不着急，它有的是雨水，等到所有的土疙瘩都喝饱了，变得油润了，地面上开始有了积水，到处都变得亮晶晶的，大地就真正地成了它的一面镜子了，你如果也有天使的视角，你就能看见天空像个爱美的女孩，凝望着大地这面镜子。它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，天高云淡，多么辽阔。

当地面的积水更多，雨水开始流动，大地这面镜子呀，就变成了一面流转的、奔涌的哈哈镜。哪里地势更低，它就往哪里汇集，本就不平坦的大地之上，四处都是雨水流动的方向。光也跟着流水奔跑，它的线路是弯曲的，游动的，光

第一次乱成了一团麻。天空在这样的镜子里照见的自己，自然是夸张的，变形的，异样的。一向光滑如镜的天空，忽然碎成了无数个碎片，跟着流水到处流

淌，不急，不恼，也不慌张，它知道，只要雨水汇聚得更多，比如最终汇入了一条大湖，每一滴水将都是拼图的高手，帮助天空拼回它原来的样子，平整，广袤，深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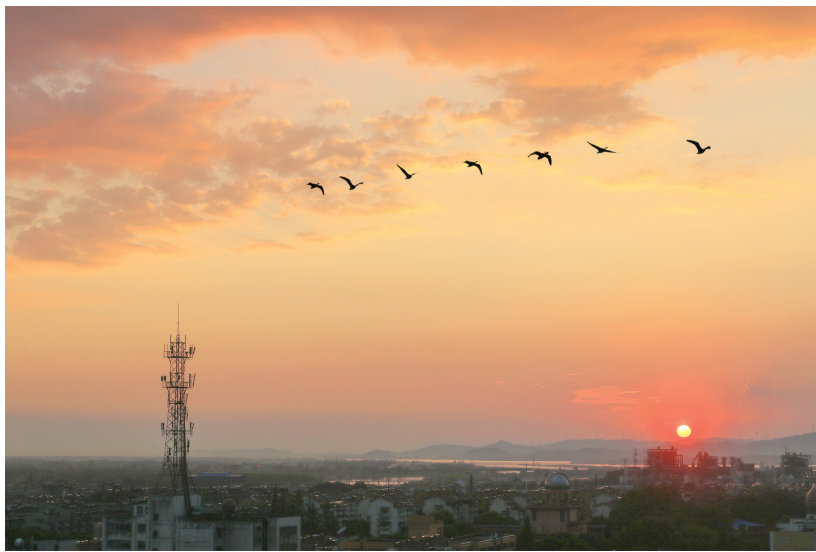
雨水一滴滴穿成线，在我六楼的办公室窗前，织出了一幅雨帘。但我俯身看到的大地，湿湿的，亮亮的。在江南，每年都会有很多下雨的日子，是雨水造就了江南。没有一个江南的人，真的讨厌雨水吧。我也一样。我愿意撑着一把油布伞，走进这雨中。落在我伞的雨水，也会成为镜子的一部分，让天空照见它自己。如果我是开着车的，雨天我会看到另外一幕，我看到前方的车尾灯，像条红鲤鱼的尾巴一样，落在地面上，那么多的尾灯，那么多的鱼尾，在地面的雨水中游弋，我下班回家的路，因而成了一条流动的红河，这多么有趣。路口的红绿灯，也倒映在雨水中，还有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亮起来的路灯呢，还有旁边住宅小区里层层叠叠的楼房里家家亮起来的灯光呢，还有左拐弯或右拐弯的汽车一闪一闪的黄灯呢……这些光只有地面上的我们看得见，因为雨水，现在天空也看见了，它会不会觉得这是大地在向它眨眼睛呢？

如果是晴天的夜晚，天空会将月光或星光洒满大地，它得先照亮镜子，才能照得见镜子里的自己。而在雨夜，雨水会吸纳大地之上的各种光，让大地这面镜子自己亮起来。江南的很多雨水，是在夜里落下来的，天空似乎也更偏爱在雨夜照镜子，像任何一个爱美的人一样，入睡之前必再照一照镜子里卸了妆的自己，那个本就美丽的自己。她们的梦，因而也是靓丽的吧。

我更愿意在雨天的乡下小道漫步。最好是泥巴路，连石子都不要铺。雨水让小道变得泥泞，还不时出现一两个小水坑。这些小水坑，挽留了一部分雨水，别看它小，却照得见天空，天空也必能从中看得见它们，那是荒原之上，一枚枚水汪汪的眼睛，或亮晃晃的镜子。路边的庄稼地里，小麦或者水稻，它们的根已经喝饱了雨水，下一步就该拔节、抽穗，或者灌浆了，而麦芒或稻芒之上，还凝着一滴雨水，那也是一面镜子，我凑近了它，能看得见自己，天空不用凑近，它俯身看见大地，所有的树叶上、草尖上、稻穗上，那一粒粒水晶一样的亮光，都是一面小镜子，都能照得见辽阔的天空，无边的旷野，以及生于斯的无数的小生命。

雨后，我喜欢仰望天空，如此蔚蓝，如此浩渺，如此深邃，它是大地的镜子，我虽渺小，亦是其中之一。天空必亦每日俯视着大地这面镜子，它未必看得见我，但它一定看得见每一滴雨水，以及雨水中的那粒光。

那是滋养我们的水，那是照耀我们的光。



夕阳西下 石晓红 摄

从天台里到孝肃路

陈向东

1986年春，我在天台里的一家局机关工作，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头，彼时我已换了三个工作单位——学校、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。我寻思，不能再四处漂泊，该给自己定位了。男人嘛，要干一行，爱一行，专一行。换了一个新单位，还是要设法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单位的头头有句口头禅：“他奶奶的，是骡子是马，要拉出来遛遛”。

初夏，我去了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，又去了湖北省档案馆、安徽省档案馆，再去安庆市档案馆、怀宁县档案馆，在又霉又闷的档案室里翻找1949年以来跟单位相关的人事、业务档案，又去基层蹲点学习两个星期，回来写下关于体制改革的调研报告，寄给市政府办公室主编的“大内参”。

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，在办公室主任家吃饭。微醺，他给我还原了几天前局长碰头会和我有关的一幕。

一屋子人，烟雾缭绕的，呛人。一局领导拿着我那篇“内参”，递给头头，“书记，这篇文章发表前你知道吗？”“不知道”。“那要找他谈谈，以后再采写类似文章让我们先审阅一下。”一屋子人无语，倒是基层列席会议的阮所长打破沉默，他翻了翻“内参”，给每人发了根烟，随口说，我看没啥问题呀，向市领导宣传我们，好事呗。再说，本单位自成立以来，还没人在政府内参上发表过文章，这也是我们单位的荣耀呀。

一屋子人还是无语，这个议题也就过了。

那天，从办公室主任家归来，走在朴老故居旁悠长寂寥的小巷里，透过那株百年椿树婆娑的树枝，满树繁星。憋屈，闷慌，以后，没有以后啦。我“长大”了。

也还真怪，此后，头儿见到我，总是笑咪咪的，嘘寒问暖，他喜欢找我麻烦，“这稿子要叫陈向东写，叫他来！”“他不在，说是昨晚加班，回去睡觉了。”“去宿舍找！”“宿舍也不在。”“去他家找，他奶奶的，自由散漫！”

阮所长后来荣升做了局领导，也爱找我麻烦，外出出差爱带我随行，要我搞服务。阮局长带我走过牯牛降徽州古道，我们在新安江上伴着点点渔火，宵夜，喝啤酒。我们还去过敦煌，看大漠孤烟直。阮局长喜欢唠叨，唠叨最多的就是他的独生女儿。那女

孩，安庆小妹，温婉，圆润，一双大眼睛不时左顾盼，我自卑，不敢直视。

又一个早晨，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市委办的一位秘书打来的，让我去他办公室，要找我聊聊。找我有啥聊的？要是现在，我不敢去，怕。

下午，我去了，是幢有民国风的老房子。秘书面前放着那份内参，开门见山，市委负责人对你这篇文章有兴趣，让我来认认人，对对号。那天还谈了些什么，记不清了。只是临别时，秘书好像很随便地问了句：“你很年轻，在政府机关也干过，愿不愿意来我这儿工作？”我记得当时连来干啥都没问，一口回绝了，我刚从一个大院出来，不想再进另一个大院了。我现在很自由，我要写诗，做诗人。我想做顾云昌（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）那样的房地方经济专家。

我曾经用吃奶的气力，不经意推开的门，又在随意间让我关上了。

我这辈子一事无成，到处为生计流浪。没做成诗人，也没能成为顾云昌那样的大家。顾老师可是越老越年轻，时不时在央视黄金档纵论天下房地产走势。

一个秋日的黄昏。彼时老东家的办公地点早已从天台里乔迁到孝肃路了，说来有趣，“孝肃路”路名还是因纪念民国皖省建设厅厅长程振钧而来。选址于斯，莫非有激励当下建设者们像程公一样，清正廉明、忘我奋进？摩天大楼，人在其中，古城山水、江景尽在眼底，今昔何年？在孝肃路口，巧遇当年的那位秘书。他紧握着我的手，“这些年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”分手时，回首看看当年他那一头茂密的黑发，如今不见踪影，夕阳下硕大睿智的头颅熠熠生辉。

又过去好多年，我的老东家和另一个政府部门合并了。一次在孝肃路摩天大楼电梯里，巧遇一老乡，老乡是那个部门的科长，细细的，瘦瘦的，戴副眼镜，酷似我现在经常能见到的上海男人。我搭讪，“你们单位和我们单位合并了呀？”平日嘻哈的老乡一脸严肃，“我提醒你注意用词，是兼并，不是合并！”

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无言对答，一股酸楚涌上心头。

那一刻，我发现，原来我还是那么眷恋不舍老东家！

